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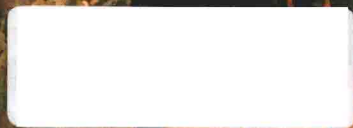
NEIL GAIMAN

Smoke and Mirrors

烟与镜

[英] 尼尔·盖曼 / 著

不圆的珍珠 等 / 译



Smoke and Mirrors

烟与镜

[英] 尼尔·盖曼 / 著

不圆的珍珠 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与镜/(英)尼尔·盖曼著;不圆的珍珠等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21-6159-1

I. ①烟… II. ①尼… ②不…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2040 号

SMOKE AND MIRRORS by Neil Gaiman

Copyright © 1998 by Neil Gai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6-440

责任编辑:夏宁
选题策划:尚飞 张晓清
装帧设计:高静芳

烟与镜

[英国]尼尔·盖曼 著
不圆的珍珠 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总经售处: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74,000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6159-1/I·4913 定价:39.00元

目 录

占卜者的回旋诗	1
导读	3
骑士精神	31
尼古拉斯是……	44
代价	45
巨魔桥	52
别问杰克	63
金鱼池杂记	65
白垩路	100
刀后	115
转变	127
夜梟之女	136
修格斯陈年特酿	138
病毒	150
众里寻她千百度	153
只是又一次世界末日	164

湾狼	183
我们可以给你批发价	192
莫考克世界的男孩	202
冷色调	217
扫梦人	230
外来成分	232
吸血鬼的六节诗	248
鼠	250
海的变迁	260
我们去看世界的尽头，朵尼·莫林赛作 (十一又四分之一岁)	265
沙漠之风	271
婴儿蛋糕	273
天堂谋杀案	275
雪，镜子，苹果	305

占卜者的回旋诗

“我的意思是，”她说，“一个人总是要变老的。”

“一个人或许没办法，”蛋胖子说，“但两个人可以。只要有适当的协助，你甚至可以永远七岁。”

——刘易斯·卡罗尔《镜中世界》

他们会称其为际遇、运气，或命运——

纸牌和星辰随他们的意志倾颓。

明天将作为见证，并为每一个吻

和每一桩谋杀买单，无论大小。

你想要知晓未来，吾爱？那么等待：

我将回答你急切的询问。然而——

他们会称其为际遇、运气，或命运，

纸牌和星辰随他们的意志倾颓。

今晚我将造访，亲爱的，夜幕深沉

你不会看到我；只会感到寒意。

我会静候你入眠，然后取走我的报酬，

那便是你的未来，轻而易举。

他们会称其为际遇、运气，或命运。

导 读

写作就是在梦中飞翔。

只要你能记起，只要你能做到，只要梦在延续。

一切就轻而易举。

——一九九二年二月，摘自作者的笔记

他们是靠镜子做到的。当然，这是老生常谈了，不过事实确实如此。自从维多利亚时代可以生产出清晰可靠的镜子之后，一百多年来，魔术师们一直在使用镜子，通常是摆成四十五度角。这是一八六二年约翰·内维尔·马斯基林首创的，他用一个衣柜做道具，在里面巧妙地安放了一面镜子，于是衣柜中隐藏起来的部分比显露出来的还多。

镜子是件奇妙的东西。它似乎能吐露真言，把生活原原本本地反映给我们；然而，只要摆放恰当，它也能瞒天过海，让某些东西凭空消失，让你相信装满鸽子、旗子和蜘蛛的箱子是空的，让躲在附台中或乐池里的人们成为舞台上漂浮的鬼魂。只要角度得当，一面镜子就能变成一扇魔法之窗；它可以向你展示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甚至还有一些你想不到的东西。

（而烟则让事物的边界变得模糊。）

每个故事都是一面镜子。我们用它来向自己解释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和镜子一样，它帮我们面对新的一天。它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黑暗的事物中转移开来。

幻想是一面镜子——而所有的小说都包含这样或那样的幻想。老

实说，这是一面哈哈镜，一面隐藏了真相的镜子，以四十五度角折射现实，不过这依旧是一面镜子，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通过其他方式无法看到的事情。（正如 G·K·切斯特顿所说，童话故事比现实更真实。不是因为它告诉我们世上有龙，而是因为它告诉我们龙是可以打败的。）

今天，冬日到来了。天空变得灰暗，雪一直下到半夜。我坐在黑暗中看雪花飘落，它们旋转着在光影间穿梭，忽明忽暗地闪耀，而我则思考着故事究竟从何而来。

当你以写故事为生时，就会思考这类问题。我至今仍不确定这不是一个适合成年人的职业，不过为时已晚：我早已爱上了这个不用每天很早起床的职业。（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人们总是告诫我不要编造故事，说那会带来不幸。不过迄今为止，所谓的“不幸”似乎就是频繁地出国旅行和不必一大早起床。）

这本书里，大多数故事都是为了取悦编辑所写的，他们叫我为各式各样特定主题的短篇集供稿（“这是本关于圣杯的短篇集”、“……关于性的”、“……从成人的角度讲述童话故事……”、“……性和恐怖……”、“……复仇故事”、“……关于迷信”、“……更多和性有关的故事”）。还有几篇故事是为了取悦我自己而写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把某个点子或画面从脑海中释放出来，让它们扎扎实实地落在纸上。据我所知，这是写作最好的理由：释放恶魔，让它们飞翔。有些故事是信马由缰地写出来的——任由想象力和好奇心支配我的笔。

我曾经编过一个故事，想把它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朋友。故事中，一对新人收到一个故事作为新婚礼物。那并非一个令人安心的故事。编完之后，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喜欢一台烤面包机，因此我送了他们一个，而且至今也没把那个故事写下来。直到今天，它仍然老实地待在我的脑袋里，等待着会喜欢它的人的结婚日子到来。

我现在意识到（如果你想知道，我现在正在黑色封皮的笔记本上用蓝黑色的墨水写这篇导言），虽然这本书里的大部分故事是关于（各式

各样的)爱,但却并没有多少快乐的故事,没有多少得到回报的爱来平衡这本书里的其他内容;而且,有些读者是不看导读的。此外,毕竟你们中的一些人某一天可能会结婚。因此,为了所有读导读的人,以下就是我那篇不曾写下来的故事。(另外,一旦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却不喜欢它,我随时可以把这段删掉,而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搁下导读去写了个故事。)

新婚礼物

待婚礼的喜悦和麻烦、疯狂和魔力(更不用说贝琳达的父亲那令人尴尬的餐后演说和家庭照片放映了)结束,他们的蜜月告终(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他俩仍然如胶似漆)、晒黑的皮肤尚未在英格兰的初秋恢复白皙之际,贝琳达和戈登开始拆检新婚礼物和回复致谢函——多谢您的毛巾烤箱榨汁机面包机刀具餐具茶具和窗帘等等。

“好的,”戈登说,“现在大件礼物都已经谢过了。剩下的还有什么?”

“信封里的那些,”贝琳达说,“希望是支票。”

信封里的确有几张支票,还有不少礼券,甚至还有戈登的姨妈玛丽寄来的一张面值十镑的购书券。戈登告诉贝琳达,玛丽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但是个好姨妈,自戈登记事以来,每年生日都会收到她寄来的购书券。不过,在这些信封的最底下,有一只很大、看上去有点像公函的棕色信封。

“这是什么?”贝琳达问。

戈登拆开信封,抽出一张颜色好像变质奶油的纸,上下都卷了边,一面打着字。字是用手动打字机打的,戈登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了。他慢慢地读着纸上的东西。

“是什么?”贝琳达问,“谁寄来的?”

“我不知道,”戈登说,“某个还用打字机的家伙。他没署名。”

“是信吗？”

“不完全是。”他说，抓了抓鼻子，又重新开始读。

“很好。”她恼火地说，（不过事实上她一点也不恼火；她很快乐。有时她在清晨醒来，有时是半夜戈登把她蹭醒，有时则是她去蹭他，这时她就会问自己是不是还像昨天入睡时一样快乐。是的，她还是一样快乐。）“好啦，到底是什么？”

“看起来是在描写我们的婚礼，”他说，“写得非常好。给。”他把纸递给她。

她低头读道：

在十月初凉爽的一天，戈登·罗伯特·约翰逊和贝琳达·凯伦·阿宾登喜结连理，他们发誓在有生之年爱护、支持、尊敬彼此。新娘光彩照人，惹人怜爱，新郎有点紧张，但显然非常自豪和满足。

这是开头。接下来，它用简明有趣的笔调描述了他俩的结婚仪式以及婚宴的过程。

“真可爱，”她说，“信封上写了什么？”

“‘戈登和贝琳达的婚礼’。”他读道。

“没有名字吗？没说是谁送来的？”

“嗯哼。”

“好吧，它很可爱，而且体贴，”她说，“不管是谁送来的。”

她想看看信封里是不是还有什么他们漏下的东西，一张来自她的（或他的，或他们的）某个朋友的便签，但里面什么也没有，因此，她带着一丝可以少写一封感谢函的释然，把那张奶油色的纸放回信封，和婚宴菜单的复件、喜帖、婚礼照片的样片以及一朵新娘花束上摘下的白玫瑰一起，装进一个文件盒。

戈登是个建筑师，贝琳达则是兽医。对他们两人而言，那是他们的事业，而不仅仅是工作。两个人都不过二十出头。两个人都是第一次结婚，甚至没有认真地和别人谈过恋爱。他们初次邂逅是戈登带着他的金毛猎犬戈迪到贝琳达的诊所，戈迪已经十三岁，口鼻晦暗、奄奄一息。戈登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有了这只狗，他坚持要陪它走到生命尽头。贝琳达拉着他的手，听他痛哭，然后突然紧紧地抱住他，好像这样就能把那些痛苦、失落和悲恸从他身上挤出去似的。一个人约另一个晚上去酒吧喝一杯，不过后来他俩谁也记不清是谁提出来的了。

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婚姻的头两年非常幸福。他们时常斗嘴，偶尔也会为了鸡毛蒜皮大吵一架，最后总是哭着和解，他们做爱，吻去对方的泪水，互诉衷心的歉意。第二年年尾，也就是贝琳达停药六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戈登给她买了一只镶着小颗红宝石的手镯，把空出来的一间卧室改成了育婴室，他亲手铺的墙纸。墙纸上画着很多童谣人物，像小波比、蛋胖子，还有碟子和汤勺私奔，铺天遍地的。

贝琳达从医院回家，小梅拉妮躺在她的便携小床里，贝琳达的母亲来和他们住了一个星期，就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

第三天，贝琳达打开文件盒，一来是向母亲展示她的婚礼纪念品，二来也是为了追忆往昔。他们的婚礼看来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们微笑地看着那朵曾经洁白无瑕的玫瑰干枯发黄了，翻阅着婚宴的菜单和喜帖。在文件盒的最下边，是一只棕色的大信封。

“‘戈登和贝琳达的婚姻’。”贝琳达的妈妈念道。

“是对我们婚礼的描述，”贝琳达说，“非常可爱。甚至还提到了爸爸的幻灯照片。”

贝琳达打开信封，抽出那张奶油色的纸。她把纸上的东西读了一遍，接着做了个鬼脸。然后，她一言不发地把它放了回去。

“不给我看看吗，亲爱的？”她母亲问。

“我想这是戈登的恶作剧，”贝琳达说，“不过一点也不好笑。”

当天夜里贝琳达起来给梅拉妮喂奶的时候，对戈登说了这件事。戈登带着一脸傻笑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小女儿。“亲爱的，你干吗要写那些东西？”

“什么东西？”

“那封信。那封婚礼的信。你知道的。”

“我不明白。”

“这一点也不好玩。”

他叹息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贝琳达指着那个文件盒，她之前把它带了上来，放在她的梳妆台上。戈登打开盒子，取出信封。“信封上一直写的是这个吗？”他问道，“我一直以为这是关于咱们的婚礼的。”接着他取出那张皱了边的纸开始读，他的前额困惑地皱在一起，“我没写过这个。”他把纸反过来，盯着空白的一面，仿佛期待着那里也写着什么东西似的。

“你没写过？”她问，“真的没有？”戈登摇头。贝琳达从婴儿的脸颊拭去一丝奶渍。“我相信你，”她说，“我以为这是你写的，但是你没写。”

“没有。”

“让我再看看。”她说。他把纸递给她。“真是诡异。我是说，这一点也不好玩，那甚至不是真的。”

打在纸上的，是一段对戈登和贝琳达两年婚姻生活的简略描述。从那张纸上的描述来看，那可不是幸福的两年。他们婚后六个月，贝琳达被一只哈巴狗咬伤了面颊，严重到需要缝针的地步。那是一道可怕的伤疤。更糟的是，她还伤到了面部神经。或许是为了麻醉痛苦，她开始酗酒。她怀疑戈登厌恶她的样子，就那张纸上所说，那个新生的婴儿是能维系夫妻俩的唯一纽带。

“他们干吗要这么说？”她问。

“他们?”

“无论哪个家伙写了这可怕的东西。”她用手指轻抚面颊：她的皮肤完好、没有疤痕。她仍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妇，尽管她此刻看来疲倦又脆弱。

“你怎么知道是‘他们’?”

“我不知道，”她说，把婴儿换到左胸，“看起来像是一群人搞出来的东西。写出那样的东西，再把旧的掉包，等着我们俩中谁去读它……好了，小梅拉妮，给，真是个好姑娘……”

“我该把它丢掉吗?”

“是的。不。我不知道。我想……”她抚摸着婴儿的前额，“留着它。”她说，“我们或许需要它作证据。我猜这或许是阿尔的恶作剧。”阿尔是戈登最小的弟弟。

戈登把纸放回信封，把信封放回文件盒，把文件盒塞到床下，后来就慢慢忘了这回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俩谁都没有好好睡过觉，梅拉妮得了疝气痛，每晚除了喂奶之外总是不停地哭。文件盒一直老实地待在床底。后来戈登得到一份在普雷斯顿的工作，在好几百英里远的北方，贝琳达在休假，并没有立刻回去工作的打算，她觉得这机会不错。于是他们搬了家。

他们在一条铺满鹅卵石的街道上找到一幢联栋房屋，高耸、古老又幽深。贝琳达偶尔会到当地的兽医站工作，照顾小动物和家庭宠物。梅拉妮十八个月大的时候，贝琳达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们照着戈登过世祖父的名字，为他取名凯文。

戈登成了一家建筑公司的全职合伙人。凯文开始上幼儿园之后，贝琳达也重新开始工作。

那只文件盒一直都在。它就放在房子顶楼的一个空房间里，上面压着一堆摇摇欲坠的《建筑师周刊》和《建筑评论》。贝琳达会不时想起

那只文件盒，以及盒子里藏着的東西。一个晚上，戈登在苏格兰过夜，商讨重建祖宅的计划，她觉得单纯的挂念已经不够了。

两个孩子都睡了。贝琳达起床上楼，来到未曾装修的顶楼。她挪开那些杂志，打开文件盒，盒子上（杂志没有遮住的部分）积了厚厚两年的灰尘。信封上仍然写着“戈登和贝琳达的婚姻”，贝琳达甚至不确定那上面是不是还写过别的什么。

她把那张纸从信封里取出，开始阅读。接着她把它丢在一边，坐在阁楼里，感到浑身发抖、毛骨悚然。

按照那张纸上整齐打出的信息，凯文，她的第二个孩子，根本没有出生；婴儿在五个月的时候流产了。从那以后，贝琳达经常为凄凉、黯淡的抑郁情绪所苦。那上面说，戈登几乎很少回家，他和公司的一个高级合伙人闹了一桩不怎么愉快的绯闻，那女人比他大十岁，引人注目，但也有点神经兮兮。贝琳达的酗酒更严重了，她开始用高领服装和围巾来掩饰脸上蛛网般的伤疤。除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争吵外，她和戈登几乎不说话，对更严重的问题避而不谈。他们都知道，那些彼此避而不谈的话题太沉重，根本不可能就这么说出口，而不毁掉他俩的生活。

贝琳达一个字也没告诉戈登，这份最新版的“戈登和贝琳达的婚姻”里写了什么。然而几个月后贝琳达的母亲病了，贝琳达回南方去照顾她，戈登也读了那份东西——抑或是跟那差不多的什么。

在戈登从信封里取出的那张纸上，是一份和贝琳达读到的类似的关于他俩婚姻的描述，不过这个时候，戈登和上司的韵事已经尴尬地结束，他的事业也岌岌可危。

戈登挺喜欢他的上司，但他永远无法想象自己和那个女人有任何感情纠葛。他也喜欢自己的工作，虽然他也渴望着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东西。

贝琳达的母亲痊愈后不到一周，贝琳达就回到了家里。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看到她回来，都十分欣慰。

平安夜那天晚上，戈登对贝琳达说起了信封的事。

“你也看过了，是不是？”当晚早些时候，他俩溜进孩子们的房间，在圣诞袜里塞满礼物。戈登走在房子里，站在孩子们的床边，感到愉快和幸福，但却是那种混杂了忧虑的愉悦：他知道这样的幸福不会持久，知道幸福无法停住时间的脚步。

贝琳达知道他在说什么。“是的，”她说，“我读过。”

“你怎么看？”

“嗯，”她说，“我不认为这是个玩笑。甚至也不是恶作剧。”

“唔，”他说，“那是什么？”

他们坐在房子正面的起居室里，灯光都已经熄灭，木柴在炭火上静静地燃烧着，给房间里投下一片橘黄色的光晕。

“我认为那的确是件新婚礼物，”她告诉他，“那里面是我们不会遭遇的婚姻。可怕的事情都发生在那里，在那张纸上，而不是这儿，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不必经历那些，我们会读到它们，知道事情可能会变成那样，同时确信那些可怕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你是说魔法咯，嗯？”他不想大声把那个字说出来，这毕竟是平安夜，而且灯已经熄了。

“我不相信魔法，”她淡淡地说，“这是件新婚礼物。我认为我们应该妥善保存好。”

节礼日，她把信封从文件盒中取出，放在她的首饰匣里。这个抽屉一直都是上锁的，她把信封放在她的项链和戒指、手镯和胸针下面。

春去夏来，冬去春至。

戈登有些筋疲力尽。白天他为客户工作，负责设计，接洽工人和承包商；晚上他常常熬夜干私活，设计博物馆、画廊和公共建筑，送去参加比赛。有时他的设计会得到荣誉奖，并在建筑杂志上发表。

贝琳达开始对付体型较大的动物（她挺享受的），造访农场主，检查马匹、羊群和牛群的健康状况。有时候她甚至带着两个孩子去巡诊。

她在一座小牧场里试图检查一只怀孕的山羊时，手机响了。那只山羊看来一点不想被逮住，更别说让它接受检查了。她从战场抽身，任那只山羊隔着牧场狠狠地瞪她，打开了手机。“喂？”

“你猜怎样？”

“哈喽，亲爱的。嗯。你中了头彩？”

“不。不过也差不多啦。我为大英遗产博物馆作的设计通过了初审。不过，现在得和一些厉害的家伙竞争了。但我进入了最终候选名单！”

“真是太棒了！”

“我给富布赖特太太打了电话，她今晚会让索尼娅替咱们照顾孩子。我们得庆祝一下。”

“好极了。爱你，”她说，“不过我得回去对付山羊了。”

他们一起吃了一顿快乐的晚餐，喝了不少香槟。当天晚上，在他们的卧室里，贝琳达一边摘耳环一边说：“我们要不要看看结婚礼物上怎么说？”

他躺在床上，严峻地看着她，全身上下只穿了一双袜子。“不，我不这么想。这是个特殊的夜晚。干吗要破坏气氛？”

她把耳环放进首饰匣锁好，接着脱掉丝袜。“我想你是对的。反正，我几乎能猜出上面的内容。我酗酒、抑郁，你是个悲惨的可怜虫。与此同时我们在……好吧，我现在的确有点醉醺醺的，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它就放在那只抽屉底下，就像《道林·格雷的画像》里的那幅画像。”

“‘他们凭着戒指才认出那是他。’没错，我记得。我们在学校里读过。”

“我怕的就是这个，”她边说边披上一件棉睡裙，“万一那张纸上才是我们婚姻的现状，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一幅漂亮的画像呢？万一那个才是真的，而不是我们？我是说——”她带着些微的醉意，专注地说道，“你从来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太美满了，甚至有点不真实吗？”